



沈星空，我们从来就不是叔叔！
我想娶你，无须经过任何人同意！

XINGDONG YANHUO
落籽七

星空烟火



小星，你该知道，只要我没死
你就别想离开我过得快活！

他是她名义上的叔叔，她对他又恨又怕
无时无刻不想逃得远远的

她是他亲手养大的，她怎么敢跟别的男人逃跑
唯一阻止她离开的办法，就是——娶了她

《飞言情》火暴连载
2012年爱与恨交织的震撼之作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XINGDONG YANHUO
落籽七

学院
书

生动烟火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动烟火 / 落籽七著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12. 7

ISBN 978-7-5112-2721-8

I. ①星… II. ①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9912号

星动烟火

著 者: 落籽七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策 划: 飞言情工作室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绘制: 拾 夏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(咨询), 67078807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340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2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721-8

定 价: 22.00元

目录

CONTENTS

{ 第一章 }	黑暗	001
{ 第二章 }	微光	021
{ 第三章 }	乱流	051
{ 第四章 }	劲风	071
{ 第五章 }	惊雷	097
{ 第六章 }	永夜	133

星动烟火

目录
CONTENTS

{ 第七章 }	浮沉	157
{ 第八章 }	坠落	187
{ 第九章 }	倾塌	209
{ 第十章 }	湮灭	231
{ 第十一章 }	星动	261
{ 第十二章 }	烟火	277
{ 第十三章 }	流年	295

星动烟火



天空黑得像一块浓墨，大朵大朵阴仄的乌云交错行进，摩擦出隐隐的闪电。
暴雨一瞬间倾盆而来。

沈家大宅在风雨的洗礼中显得越发的岿然，并且庄严。

将鞋带系紧，又将长发利落地绾成一个发髻，星空推开二楼的窗子，将绑在床腿上的床单扔出去，背上大背包，顺着那根绳索笨拙地往下爬——

雷声滚滚，她的心一下一下地被撞击。

雨太大了，她的脸被打得生疼，但是心里却是激动的，尽管她自己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更多的是恐惧——

那清冷如夜的眸子划过脑海，她手上一软，直直地跌了下去——

还好距地面不太高了，下面又是草坪，星空爬起来，不顾衣裤尽湿，在雨夜里拼命地往铁制围栏那边跑去。早几个星期她借了花匠的大剪刀，偷偷地磨断了一根铁棍，此刻，她顺利地翻出了围栏，一刻也不敢耽误，撒腿就往街道斜对面的路灯下跑去——

顾长的身影立在那里，看着星空狼狈地跑过来，那清瘦的男生急忙将雨衣披在她身上，用大手温柔地擦去她脸上的雨水，脸上也是难掩激动，抱着她：“星空！我们自由了！以后我会好好儿待你！”

星空看了一眼那男生，没有过多的喜悦，拉着他，催促着：“学长，先别说话，我们快点儿跑，不出十分钟，家里就会发现我不见的！”

迟浩握着星空柔弱的小手，看着她稚气未脱的少女面孔，依稀仿佛看到了自己美好的未来——

沈家的大小姐，“信阳国际”的法定继承人，光是想想这些，他就觉得血液沸腾，把这女人带走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还怕自己将来不飞黄腾达吗？

兴奋地拉着她，迟浩带着她往前跑：“我买好了火车票，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！”

星空不说话，一阵盖过一阵的巨大雷声让她心生不安。

回头看了一眼被雨帘模糊的沈宅，她心里很乱，这一次，真的可以彻底摆脱那个人吗……

星空跟着迟浩往前跑，风雨过耳犹如怒兽咆哮——

没过一会儿，她心一颤，因为她从风雨声中辨别出了那熟悉的犬吠声——

身体猛地一颤，星空快要哭出来，拉着迟浩，惊恐地喊：“学长！他好像来了！他来了！”

迟浩被喜悦冲昏了头，顾不上理会她在怕什么，只是带着她跑：“跟着我，没事的！我会保护你，谁来我也不会放开你！”

星空只觉得眼前越来越黑，脚下也没了力气，想到那个人阴冷的目光，她不由得顿住脚步，狠狠地推迟浩：“学长，你快走！”

“走？我要带你……”迟浩慷慨激昂，但是话音未落，他就感觉自己的背后猛地一疼，随即他被一阵猛烈的冲击扑倒了——

耳边是星空的尖叫声，男生被摁倒在地上，肩背被什么东西剧烈地撕咬着，他痛苦地哀叫了一声，回头，就看见两只凶恶的獒犬正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！

星空看着那两只通体油黑、身形健硕的獒犬，顿时垮下身子，踉跄几步，回头，就见一辆加长劳斯莱斯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——

雷电交加，更衬出星空脸色的苍白。

她看着车门打开，身形挺拔结实的黑西装男人率先下来，撑开一把大大的伞，脸上是那副永远不变的严肃。星空瞪着他，他只是微微低着头，恭敬地等着他的主人下车。

星空咬牙切齿地看着他，恼恨地看了一会儿，一只锃亮的皮鞋就从敞开的车门里探了出来。再然后，高大的男人从车里出来，立在那里，周身的寒冷气息撕破雨帘，如同山一般地压迫着她的每一根神经——

那男人一身银灰色的修身西服，暗红领结上还缀了碎钻，漆黑如夜的眸子细且长，鼻梁挺直如雕塑，薄唇抿起，似乎是带着一丝愠怒。但是星空看不到那么远，只觉得他的神色隐在碎发和雨夜中，让人越发地感到他莫测高深。

今晚……他明明有宴会的，为什么又会回来？

看着他俊美凉薄的嘴角挂着喜怒难辨的弧度，星空顿时打了个哆嗦。

獒犬发出嗜血兴奋的嘶吼，用尖锐的爪子不停地拍击着吓得呆滞的猎物，时不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嗥叫，似乎在向主人赏求一顿丰盛的美餐。

立在伞下的沈之曜朝着在雨里颤抖的星空钩了钩手指，语气很轻：“过来，小星，当心感冒。”

星空看着他，只觉得脊背发麻，神经质地摇着头，往后退着：“我不要回去！我要和学长离开！你放了他吧……”

沈之曜眸子一紧，神色却依旧凛然，只是慢慢地转头，用慈爱的眼神看着跃跃欲试的两只獒犬，轻轻地道：“想吃就吃吧——”

“不！”伴随着迟浩撕心裂肺的一声哀号，獒犬发出兴奋的狂吠，奋力地扑上去，张开满口尖牙的大嘴就朝着那瘦弱的男生咬了下去！

獒犬咀嚼的声音和男生鬼一样的凄厉叫声混在一起，在狂暴的雨夜里格外恐怖骇人。

星空很快嗅到了令人作呕的血腥味，眼泪溢出来，她疾步跑到沈之曜身边去，冲着他哀求：“放了他吧！求你了，他会被你的狗咬死的！”

沈之曜一脸寒意，目光透过星空，落在那血肉模糊的男生身上，声音冷冷地冲着他说：“你，还要带着小星逃走吗？”

那男生被吓得魂飞魄散，獒犬已经将他手臂上的血肉都咬烂，他痛苦地号叫：“不敢了！沈先生我不敢了！是星空她一直求我带她走的！我没有那个胆子跟你作对的，求你饶了我，沈先生……啊！星空，救我啊！救我！”

叹了一口气，沈之曜伸出十指修长的手掌，钩住星空的脖子，将她带入伞里，不顾她浑身湿透，揽着她：“星，你看，这样的男人，怎么能相信——”

星空紧闭上双眼，恐惧地听着獒犬咀嚼骨肉的声音——

学长……

那个要拿绘画最高奖的奖杯送给她的干净男生……他的手……

痛苦地叫了一声，星空直挺挺地跪在了沈之曜的跟前，痛哭着：“二叔！是我的错，我就是一时贪玩好奇才和他溜出来玩，我没有想和他在一起的意思……”

求你放过他吧！这样他会死的！”

雨仍旧在下。

天仿佛漏了一般。

星空从浴室走出来，裹着加厚的浴袍，踩着棉拖鞋，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这个雨夜，她被冷水浇了个彻底——

看到靠在窗台上、换上宽松休闲装的沈之曜时，她剧烈地抖了一下。

这男人身高足足有185厘米，星空已经十七岁，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但是在他面前，她还是必须仰望着才可以。

他的身高和他给人的感觉一样压抑，纵是穿了毫无攻击性的纯棉灰色长T长裤，但是他冷峻的面容还是透出让人不敢直视的慑人感觉。

头发上的水珠流入脖子，星空打了个激灵——

修长干净的手指折着一张粉淡馨香的信纸，须臾变成一只飞机，沈之曜抬眼看了看星空，手一推，那纸飞机飘飘摇摇地就飞过了她的肩膀——

落地，她看着，逐渐窒息。

那是她写给学长的情书，她在里面说，她受够了沈家严苛的家教，恳请他带自己逃离……

沈之曜离开窗台，单手搁在裤兜里，慢慢地走到星空身边，垂眼望着她，用修长的指尖挑起她的下巴，凝视着她：“说说，在我身边，有这么可怕？竟然叫个毛头小子带你走？”

星空双手握在身侧，他身上清淡的古龙水味道让她呼吸受阻，她垂着眼睛说：“对、对不起，是我太贪玩了……”

看着她躲闪的眼神，沈之曜眯起深眸，神色复杂难辨：“贪玩可以，但要有个限度——你爷爷和爸爸把你托付给我，我就要有个交代——小星，再有下次，我会狠狠罚你。”

星空身体僵直了，好半天才颤抖着嗯了一声。

沈之曜盯着她苍白的脸色：“瞧你，赶快吃了药睡吧，以后别再跟我闹小孩子脾气。”

星空低着头，咬住嘴唇算是默认。

沈之曜望着她，眼如深海，波光一转，却只是淡淡地道：“早点儿睡吧。”

星空低着头，还未等说些什么，就听到门外用人在敲门：“先生，乐小姐来了，她在书房等您。”

沈之曜嗯了一声，脸上的神色重新变得冷凝，看了星空一眼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看到门被关上，星空绷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抓住身旁的一只玩具熊，揪住它的耳朵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咬牙切齿：“虚伪！魔鬼！杀人凶手！”

发泄似的摔了一会儿玩具，她发觉自己头昏得厉害，无力地将自己摔回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她的眼角开始湿润……

星空喃喃地哭起来，捂住眼睛：“爸爸……我该怎么办……我逃不掉……”

呜咽了一会儿，她忽然感觉到自己被阴影覆盖了，抬头，就看见那个一身黑西装的男人立在自己面前，他那副不苟言笑的样子让她看了就生厌。

顺手抓起枕头，星空狠狠地朝他砸去：“死阿进！是不是你告的密！”

阿进没有躲，星空的枕头重重地砸在他胸口，不过这男人身手好得出奇，十个人都近不了他的身，她这一下子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

阿进不说话，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盒药，看着她：“小姐，吃药，你淋雨了。”

星空一巴掌打飞他的药：“滚开！我会淋雨还不是拜你所赐！”

阿进是沈之曜的贴身保镖，据说早几年沈之曜救过他的命，所以这男人就死心塌地地成了沈之曜的走狗，叫他自杀、杀人他都可以眼睛不眨一下。

被沈之曜折成纸飞机的那封信，是她在联谊会上交给学长的，那天因为参加的人比较多，所以沈之曜特地叫阿进过来保护她。

星空知道，一定是他偷听了自己和学长聊天，偷看了自己交给学长的情书，至于他怎么拿到信的，她想一定是用了一些不入流的卑鄙手段。

想着就更气愤，星空抓过阿进的手臂，狠狠地咬了下去——

抬眼看他，他的眉梢都不皱一下，但是星空却感觉到血腥味了，这才发觉自己咬得狠了，急忙松开，却发现他还是一副没有喜怒的扑克脸。

看着他胳膊上的血痕，星空硬着心肠哼了哼：“这点儿疼算什么，跟学长的比……他的手都被狗咬烂了！他是画画的天才你知道吗！你和沈之曜一样，都是没有人性的浑蛋！”

阿进这才有了表情，眉头蹙起来，盯着她：“不许对先生不敬。”

星空难得见他凶起语气，却不怕他，瞪着眼：“我就说了怎样！你去告状啊！让他也放狗咬死我好了！”

阿进抿了抿嘴唇，眉头蹙得更深，最终还是淡淡地转身捡起药盒，重新递给

她：“吃药吧小姐，小心感冒。”

星空看到他就生气，推开他，自己掀开被子钻进去，闷声喊着：“病死拉倒！你少管我！出去！”

阿进定定地看着她：“刚才那浑球儿，不值得你这样。”

“滚开！”星空吼。

见她没有要起来的意思，阿进好半天才将药盒放在床头：“生病了难受的是自己——你休息吧，晚安。”

刚关上门，阿进就听到木质门板上传来啪的一声响。

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知道这是那位大小姐把药盒摔到了门上。

书房。

挺拔孤傲的男人立在落地窗前，指间托着红酒杯，暗红的液体在灯光下流光溢彩。

纤细的美人手腕如蛇一样缠着他结实的腰肢，穿着黑丝袜的修长美腿不安分地在沈之曜小腿上磨蹭着，声音酥媚入骨：“宴会上走得那么疾，去见哪个狐狸精了？”

沈之曜轻轻摇着杯中红酒，眸色暗沉：“我认识的女人里，除了你，还有谁敢担狐狸精这个称呼？”

乐丹瑞咯咯笑了起来，修得精致的指甲尖戳上沈之曜结实的胸膛，吐气如兰：“那倒是——不过，我倒是发现，你们家里藏了个小狐狸精……”

沈之曜斜眼睨着她，阴暗的眸子宛如深不见底的寒潭。

乐丹瑞只顾和他调情，声音妖媚无比：“你家那个星空啊……才十七岁是吧？可是我现在见她，发现她那双眼睛，真叫一个勾人呢……”

兀自笑了笑，乐丹瑞继续在沈之曜胸口画圈圈：“你要不要培养培养她？趁着还干净，保不准哪天就有大用处了，你知道，很多老头子都喜欢这样的嫩草……”

沈之曜的眸子里蓦地腾起一抹寒冽，他狠狠抓住她的手指，捏紧，声音阴冷：“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”

乐丹瑞吃痛，还是娇嗔着：“干吗啦！弄疼人家了！开个玩笑都不行吗，又不是亲侄女，你激动个什么劲儿，莫不是你自己心里有鬼，连那么嫩的丫头都看上了吧？”

乐丹瑞的手指在沈之曜手里发出咔嚓一声脆响，她疼得流出眼泪，捶打着这个翻脸无情的男人：“臭男人！你干吗发这么大气！人家看你那么早就走了，以为你心情不好特地过来陪你！你不领情就算了，干吗这样子！”

沈之曜看着她疼得流出了眼泪，睫毛膏和眼线都晕开了，忽而笑了笑，放开她，温柔地掏出手帕给她擦脸：“看看，哭得妆都花了——我可是会心疼的。”

乐丹瑞接着手帕，扭过身子，嘤嘤地哭：“你哪会心疼人家！你就会突然甩手走掉！你根本不爱我！”

沈之曜看着她，挑起嘴角，揽过她的肩膀：“前些天不是看上一套首饰了吗，去签下来吧，我会叫人去付账。”

乐丹瑞扭捏了片刻，直到他的大手滑入裙底，她才娇嗔地骂了几句，随后就扑过来吻他冰冷的唇——这男人翻脸无情，她也没胆子再和他闹，见好就收是她能成为他身边最长久女伴的最大原因。

星空早上醒来，喉咙里似火烧一样地疼。头重重的，她闷在被子里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真是生病了。

身体上忽冷忽热，她仿佛被冰火两重天撕扯着。

蜷曲紧了身子，来叫她起床的用人探手来摸她的额头，诧异地叫道：“呀！这么热！可不得了！”

星空将身子蜷得更紧，身子又重又难受，恍惚间听到用人跑出去叫人，她想叫她别叫了，叫谁？沈之曜昨晚和他女朋友在一起过夜，现在就算起了床也应该一起走了，这个地方，她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都没有……

颤抖得更加厉害，没一会儿，她就难受地睡了过去。

医生拔掉星空手上的针头，又看了看体温计，对着坐在一旁的沈之曜恭敬地回复：“沈先生，沈小姐的烧已经开始退了，让她好好儿休息一下，过几个小时我再过来看看。”

面色阴冷的沈之曜微微点头，略带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示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出去。

乐丹瑞看他眼睛都黏在沈星空身上，心里面极度不舒服，走过来拉他衣袖：“曜，你今天不是约了‘衡宇’的乔先生打球吗？我好不容易才帮你约到的——”

乐丹瑞也出身企业家，人脉关系很广，颇有几分交际花的风采，她有时也可以为沈之曜牵线搭桥。

“出去——”沈之曜此刻没有领她的情，声色冷漠却带着强硬的怒意。

乐丹瑞还想说什么，沈之曜却再度不耐烦地警告道：“我说出去！”

被他一句话就灭了锐气，不敢再说什么，恨恨地看了一眼沉睡不醒的沈星空，乐丹瑞暗暗诅咒，烧死她算了！小狐狸精！拖油瓶！

房门被关上的一刻，始终紧绷着的男人眼底终于漾开了一抹柔软，伸出骨节分明的指头，很轻很轻地落在沈星空烧红的脸颊上——

他的手是冷的，星空本能地瑟缩了一下，脱口道：“好冷……”

沈之曜微微地叹了口气，掀开被子的一角，手落在她的领口处，手下的柔嫩肌肤还是滚烫的——

起身，沈之曜脱掉了笔挺正式的西装外套，抽掉会硌人的皮带，动作很轻轻地进入了被子，轻轻地将星空拥入怀里——

男人的体温强势地驱赶了笼罩住星空的寒意，她闷声哼了哼，却是不自觉地向他怀里挤了挤。

这微小的动作让沈之曜身子僵了一下，随即微微扯起嘴角，大手抚开汗湿黏在她额头上的发丝，声音喑哑地在她耳边轻喃：“星，怎么那么傻……”

不是在昨晚，更早之前他就察觉到了星空的不对劲儿。这丫头，一点儿事情也藏不住。这一个星期她都躲躲闪闪，昨晚他去宴会的时候，她的眼底带着明显的雀跃——

阿进早就在留意，直到昨天拿回了星空送出、却被那个男生拿出去四处炫耀的情书——

“乖乖留在我身边……”沈之曜拈着她发丝在指尖缠绕，呼吸着她呼出的炙热气息，他盯着她因病态而殷红的唇瓣，低低叹息，“只有我会好好儿保护你……”

别的人，根本靠不住……

星空病得一塌糊涂，只是凭借身体的需要去靠近热源，双手抱住沈之曜的腰，脸埋在他胸口，头也毫不客气地枕住他的手臂——

沈之曜低头看着无尾熊一样黏住自己的小女人，嘴角不自觉地挑起，眼底盈满了温柔的笑容。

一上午悄然过去。

中午时分，家里的阿姨不知道该不该开饭，踌躇在星空房门口不敢进去。

阿进接了电话回来，看着不知所措的阿姨：“准备一下吧，先生应该会在家

用午餐。”

话音未完，却看见房门打开，沈之曜单手拎着外套和皮带，左边的手僵硬颤抖地举在身前。

阿进见他十分难受的样子，急忙接过他手里的东西：“先生！要不要叫医生？”

沈之曜蹙眉，示意他低声，回身关了房门，这才得空使劲儿敲了敲麻痹的左半边肩膀：“不必了，衡宇那边有没有来电话催？”

阿进点头：“刚刚又打电话来了——先生要去吗？”

沈之曜点点头，左边手臂被星空压得已经快失去知觉，动一下好像针扎一样，活动了一下筋骨，他已经往楼梯走去：“怎么能不去——衡宇是要应酬的。”

看着他始终摠着肩膀，阿进抿了抿薄唇，严肃刻板的脸上多了一抹叹息。

沈之曜瞥着他：“你这是什么表情，星空怪罪你了？”

见阿进沉默一下，沈之曜目光暗沉：“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她一个毛丫头，什么也不懂，你做的是为她好，她早晚会的。”

阿进有些愤愤不平：“先生呢？你对小姐的好，怎么从来不让她知道——你手臂都被压得不好使了，她醒来却不会知道……”

沈之曜眸色一变，略带不耐：“阿进，你变啰唆了。”

阿进低下头，为他打开车门。

扶住车门回头看了一眼某个窗子，沈之曜忽然叹了口气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讨厌我——她看到我在旁边，起来后一天都会心情不好。算了，不招她生气。”

阿进怔了一下，看着那素来强悍坚毅的男人，他眼底那抹无法抹去的无力让人诧异……

星空又昏迷了好一阵子才醒来，医生又来看过一遍，给她开了些药后走了。

窗外已经暮色四合，脑袋依旧重重的，靠在那里，她不想起来也不想吃饭，喝了好些水，人才清醒了一些。

被子里很暖和，她以为是自己烧得厉害了才这样——她手脚有发凉的毛病，常常睡前是冰的，醒来后还是冰的。

低头嗅了嗅，有一股很淡的什么味道，她熟悉得厉害，却一下子说不出。

沉想着，电话响了起来。

伸手接起，蒋秋沫的声音咋咋呼呼地传来：“死猩猩，你躲起来就算完事啦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学校的人怎么传你！”

星空捂了捂耳朵，声音蔫蔫的：“我发了一夜的烧……才起来。学校的人传我什么了？”

蒋秋沫叹了口气：“迟浩的家人今天一早就为他办了退学手续，学校的领导都盼着他拿国际大奖呢，不肯放人，他家长这才说了实话，听说他现在在医院里抢救呢，命应该能保住……就是手，好像整个废了……”

星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颤抖着：“他的手……整个废了？”

蒋秋沫呸了一口：“你还问我？我哪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前几天不是给人家递情书打得火热吗？现在流言飞语满天飞，不过都说是因为你迟浩才弄残废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给我个答案啊猩猩！”

星空沉吟了片刻，叹息道：“是我害的吧……他昨晚来接我走，被我二叔发现，放出狗把他咬伤了……”

蒋秋沫吸了口气：“我的天哪！狗咬的！你二叔太变态了吧！打一顿骂一顿就好了，至于这么玩人命吗！”

星空想起昨晚的惨状自己也是心有戚戚焉：“是我的错……我害了学长……”

蒋秋沫对她的歉疚之情嗤之以鼻：“得了吧猩猩，你现在这样猫哭耗子晚了点儿吧！学长手都废了，还不知道他家里人能不能善罢甘休呢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二叔也不是好惹的，我听我爸说，你叔叔出了名的狠，谁惹咬谁，真跟獒犬似的，难怪要养狗了，什么人干什么……哈哈。”

星空对她的玩笑感到恼火：“行了吧你！都要出人命了，哪里好笑了！”

蒋秋沫是她在学校里还算不错的朋友，但因为是贵族学校，所以学生都是非富即贵，这样家庭里出来的孩子大多任性，性格又都跋扈，蒋秋沫虽然相对好些，但是有时候纨绔子弟的个性却也丝毫收敛不住。

干咳了几声掩饰尴尬，蒋秋沫问星空：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上课？”

星空不想去学校面对是非，但是更不想留在家里面对那个人，叹了口气：“明天吧……”

蒋秋沫安慰情绪低落的她：“安啦！其实也怪不了你啊！那学长，八成也没安什么好心眼儿，偷偷摸摸地带走你，既然喜欢，怎么不跟你二叔说！”

星空沉默了一下，迟浩和她接触的时间很短，但他总是在打听公司的事情。

信阳国际是爷爷辈开创下的产业，从一个杂货店开始，一直发展为国内外驰名的庞大连锁购物中心。

爷爷退休后由爸爸经手，不过自从爸爸出事之后，就交到沈之曜手中代管，这些年在手里，信阳国际不断扩张发展，足以稳居业界翘楚。

不过星空才是沈家的正统继承人，等她长大后，这些还是要交到她手里。那些视她如珍如宝的人，无不是冲着她沈家大小姐这一点。

虽然讨厌迟浩那样的人，但是她更害怕留在那个人身边，她知道那个人不会将信阳国际交给自己——谁会把自己的心血拱手送人？更何况，那个人根本从一开始就是别有用心。

星空对着蒋秋沫叹了口气：“秋沫，你帮我打听一下学长在哪家医院，我想去看看……”

夜很深。

房间门被打开，粉红色调的屋子里漂浮着淡淡馨香。地上的玩具熊显然受了委屈，被横七竖八丢在地上。俊挺微冷的男人淡淡弯起嘴角，走到小床边，低头看着沉睡过去的女孩。

她浓黑的睫毛低垂着，睡得还算安稳。看着那张干净漂亮的小脸，他不禁感叹，一晃她都这么大了，虽然还稚气未脱，但是她已经出落得十分美丽动人，阅人无数的他偶尔也会看直了眼。

大手落在她额头，已经不热了。

“走开……”星空被他冰凉的手侵袭，不舒服地翻身，胡乱挥动手臂，“沈之曜，你少转……我早晚有天让你求饶，求饶……”

沈之曜淡淡笑一下，深眸里有复杂的情愫流转。他把被子拉上来盖住她，声音低沉磁性：“这么恨我？那就快点儿长大吧，小星……”

展德学园，高中部。

教室里，散开一头棕色鬈发的女孩子递过来一张纸，沈星空接过了，看了一眼上面的医院名字，神色复杂：“秋沫，谢谢你。”

蒋秋沫抚了抚长发，看着沈星空：“你真的要去啊？不怕迟浩的家人把你赶出来？”

笑了笑，她瞄了一眼窗外，挑眉道：“今天你家帅哥保镖有来吧？每次有复杂情况他都在，真酷死了——”

沈星空瞟她一眼，懒懒地趴在桌子上，叹气：“希望他的伤可以好起来……哎——”

蒋秋沫看她一副长吁短叹的样子，坐在她对面，戳戳她：“小姐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逃走——你家二叔长得帅呆了，又有钱，好吃好喝供着你，你有什么不满意啊？”

沈星空抬眼看着蒋秋沫，嗤之以鼻：“你知道吗？古代那些一夫多妻制的大家族里，有的姬妾偏偏对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百般宠爱——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“因为要装得贤良！”蒋秋沫笑嘻嘻地说。

沈星空白她一眼：“因为她们需要把敌人的孩子宠得骄奢淫逸，这样，自己的孩子就可以脱颖而出——沈之曜就想把我当成猪一样地养，他只等着我变成一个堕落不堪的坏女孩，我毁了，他就达成目的了——”

蒋秋沫费解：“为什么啊？他不是你二叔吗？”

沈星空不想拿家事出来说，摇摇头：“我不想被当成废人一样地养着，我只是后悔这一次连累了学长……”

蒋秋沫眨眨大眼睛，看着她烦恼的样子，突然捅捅她：“你们家阿进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我上次给他留了电话他都没打，我很挫败哎，我好歹也是展德的热门校花候选人，他怎么连看也不看我呢？”

星空瞟一眼她那一副花痴的样子，将字条收好：“劝你别打他的主意，阿进是根木头，一点儿意思也没有的。”

蒋秋沫哼了一声：“那他也是根酷酷的木头啊！猩猩你帮我吧，不把他拿下我不甘心！”

没心思理她，星空坐回座位，心里犹豫着要怎么去见迟浩才不会引起他家人的反感——但是若真如蒋秋沫说的，迟浩整个手都废了，那无论她怎么做，他的家人都一定会恨自己入骨吧……

放学后。

“猩猩你真要去啊？”蒋秋沫并肩和她走下楼，担忧地问。

“嗯。”沈星空点点头，抬头就看到门口众多车辆里停着自家的座驾，阿进靠在车边，一身黑西装笔挺有型。

“每次看到阿进我都想起《黑客帝国》。”蒋秋沫目光发直地看着阿进，这男人很年轻，应该只有二十四五岁，但却有种很迷人的沉稳感觉。

沈星空不喜欢蒋秋沫对阿进纠缠，推了她一把：“走吧你，别打他主意，他